

岁月悠悠一瓢香

崔向珍(山东)

果香豆花香挤满了秋天的时候，大大小小的葫芦长足了个，淡淡的黄，浅浅的绿，在醉人的秋风里飘摇着。我们看着可爱的大葫芦小葫芦，很想马上摘下来，做成好看的水葫芦和葫芦瓢。父亲说还早着呢，得等它们裹上几层冷霜才行。

盼望着，盼望着，一场场秋霜浸过，纵横交错的葫芦藤干枯了，浅绿色的葫芦开始泛白。好不容易等到周末，得了空闲的父亲把所有的葫芦用剪刀摘下来。父亲对着葫芦左看右看，仔细挑选出几个长得周正的大葫芦，先用菜刀细细地刮净老皮，再用铅笔画

好两个瓢的分割线，借来木匠爷爷的大锯，嗤嗤啦啦地把葫芦分作两半。湿漉漉的葫芦瓢又白又软，好像剥去了外皮的柚子。父亲把它们一点点掏挖干净，用破布把葫芦瓢盖起来，放在窗台上晒到坚硬，就能拿来用了。

一个葫芦两个瓢。父亲每次都会多锯几个葫芦，把水瓢、米瓢、面瓢都换成新的，让米缸、面缸和水缸里都挤满葫芦的清香。母亲看着这些光滑干净的葫芦瓢，笑咪咪地拿了最大的米瓢、面瓢，挖了满满的米面，拍得结结实实，去还青黄不接时从邻居家借来的粮食。瓜菜半年粮的年代，谁家都没有多余的

粮食，但只要碰上借粮的乡亲，哪个也不犹豫，米瓢给你装满，面瓢给你拍实，送出大门的时候，还不忘大声吆喝缺啥了再来，多了没有，一瓢两瓢咱还真没问题。

我特别喜欢那些葫芦瓢。母亲把新收的红枣放在葫芦瓢里，把新晒的熟瓜干放在葫芦瓢里，把新炒的瓜子也放在葫芦瓢里，给左邻右舍分送完了，就放在火炕上让我们享用。冬天雪花快起的日子，挑着火炮爆米花机的手艺人进村了。不用吆喝，只等黑葫芦似的爆米花机轰隆一声爆响，窄窄的村街上就沸腾起来了。母亲把金黄的玉米粒盛在葫芦瓢里

让我端着，哥哥提着大簸箕跟在后边。满街上都是端着葫芦瓢的孩子，像过大年一样的兴奋。

没有通电的小村子，冬天是比较安闲的。北风呼啸的夜晚，早早地吃了晚饭，一家人围坐在滚烫的火炕上，常常是母亲一边做针线活一边给我们讲故事，父亲和哥哥在煤油灯边的小桌子上下棋。我们的身边放着葫芦瓢，葫芦瓢里有喷香的爆米花。脆甜的爆米花被我们嚼得咯吱咯吱响，通红的灯花被拍在桌面上的棋子震得摇摇晃晃。

北方的冬天，雪总是下得很大。纷纷扬扬的白雪一连飘过几

场，新年的鞭炮声就响起来了。我们穿着崭新的衣服，开始满村子拜年。东家进西家出的，家家户户都把葫芦瓢装满了瓜子和花生，上面顶着几块宝贝似的水果糖，热情地往小孩子的口袋里塞。

葫芦花一年一年地开，葫芦瓢一个一个地换。好看的铁瓢、塑料瓢、不锈钢瓢随处可见，但是老人们还是独爱轻巧方便的葫芦瓢。前几天回村串门，坐在馨香的葫芦架下，品尝着葫芦瓢里的各种干果和点心，听着老人们开心的笑声，我感觉葫芦瓢里的开心果，比起以往盛在精美果盘里的那些，分明是香甜了许多。



赠梨

无意中翻开微信朋友圈，看到一条消息，来自从前捐助过的一位病人，上面写道：手术很成功，身体已经基本康复，一家人的生活正逐渐走上正轨。

真好！其实只是在朋友圈里看到需要救助的消息，捐了一些钱，微薄的心意是真的，感同身受是真的，像是完成某种使命也是真的。此刻，那种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忐忑，终于放下了。

每到这时候，我会特别想念老家，想念老家的梨，想念一棵曾长在大路边的古老的大梨树。

老家门前有一条大路，来来往往的人很多。门前还有一条小溪，溪边有用大青石板搭成的洗衣台，一棵古老的大梨树挺立在洗衣台和不远处的院子之间。院子里住着我们的大家庭，大小小三十来口人。树很大，需要两三个成年人张开手臂才能合围，树荫撑起了一个天然的“会客厅”，凸出在地面的粗壮的根系就是宽敞舒适的椅子。认识的、不认识的，老的少的，远的近的都爱围坐在树下歇脚、乘凉、吃梨，操着不同的口音热火朝天地聊家常。这棵树的果子皮薄肉细，极易化渣，有股蜂蜜的香味，一口咬下去汁水就顺着手指往下淌。

爷爷特别喜欢吃梨，他的假牙咬不动太硬的东西。每次吃梨，我都要为他削掉果皮，再切成小丁盛在一个碗里，看着他用小勺子一颗一颗地往嘴里送，用假牙慢慢地磨着。但奇怪的是，明明家门口就是硕果累累的大梨树，爷爷却不许我们多摘，每逢赶场天他都要步行十多里路，到集市上去买梨。门口的梨，他很少吃，说是要多留些给过路的人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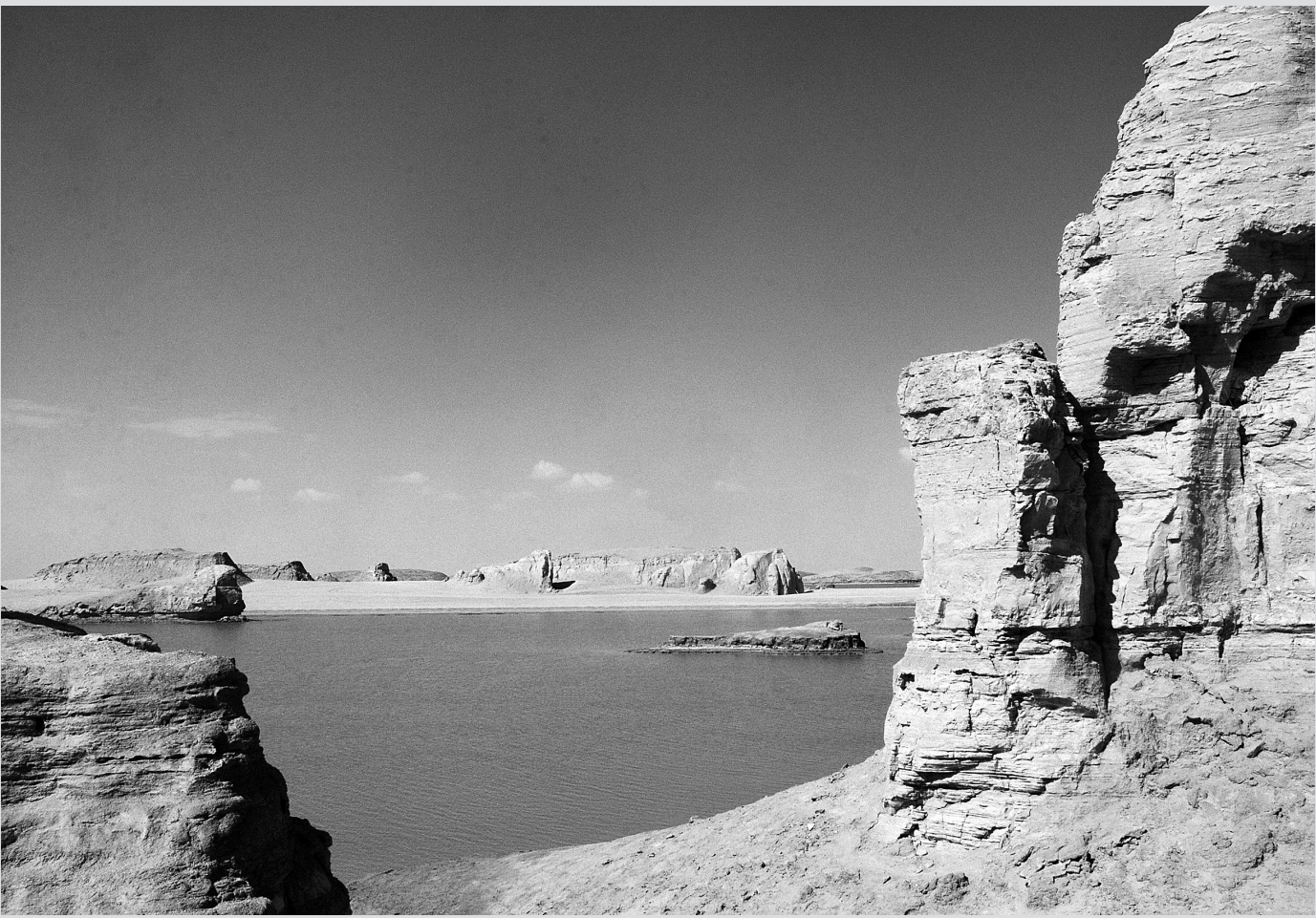
那时候家里的小孩子都有一个相同的疑问：这棵梨树明明是我们家的，为啥可以让人随时来摘甚至“偷”梨？家里的大人知道了，耐着性子解释：不准说“偷”这样的话！这棵梨树是老祖宗栽给过路人吃的。“为啥要给过路的人吃呢？”“因为他们走了很远的路，口渴了呀。”“他们自己没有吗？”“因为他们的家离这里很远呀，就算有也不方便呀！”末了大人们总要说出人要多行善事，行善积德之类的话。

我听得云里雾里，但那以后再有过路人摘梨，便迟滞了上前的步子，虽然心头仍不太情愿却也不再阻拦，只是噤着嘴躲到一旁偷偷瞄梨树上的人，看着梨一个一个的进了别人的口袋，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不甘。

现如今，我已不再纠结这样的问题，反倒是回想起小时候的表现，不由得羞赧。而当初家长们赠梨的善行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孩子们生活中延续着，有的把慈善当作半生的事业追求，有的把行善当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更多的是会在别人需要时慷慨赠出自己的“梨”。

水上雅丹

文尧(湖南) 摄



父亲不爱吃苦瓜

余春明(江西)

父亲在世时不喜欢吃苦瓜。我猜想，这许是他一辈子吃苦太多的缘故。他老人家喜欢甜食，特别喜欢吃糖，晚年糖罐里少不了冰糖，时不时放一小块在口里嚼着。以前，生活条件差，很少有糖吃。父亲早年跟着奶奶，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弟，住土砖做的舍屋，劈草开荒。对两个弟弟而言，他既是兄长，也是父亲，弟弟们成家立业都是他一手操办的。他宁可苦了自己，也要维持大家庭的生活。

父亲去世四年前，从轧花厂的门卫岗位上退了下来。已经快80岁了，他还是闲不住，总想找点什么事做做。父亲是农民，随我来到县城后，每年还会抽空去乡下种点自留地。油菜呀，芝麻呀，总要种点。直到年龄太大了，力不从心了才没有再下乡。于

是，他打起了住房旁边靠围墙的那一方水泥地的主意。他捡来附近工地剩余的砖头，沿着围墙圈成长约两米、宽一米的长方形场地，再请三轮车师傅拉了一车土填在其中，一块菜园地在父亲手里“诞生”了。父亲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脸上挂着笑容。这是一位老农民发自内心的喜悦啊！

父亲在这方土地上栽上了辣椒、茄子、黄瓜和扁豆。虽然由于阳光不充足，辣椒、茄子和黄瓜长得不好，但扁豆顺着围墙往上牵藤蔓，倒是一片葱茏。第二年，不知什么原因，那方土地上长了一株类似丝瓜的藤秧来。开始我以为是丝瓜藤，父亲说，从叶子看，没有丝瓜的大，应该是苦瓜。既然是苦瓜，我怀疑父亲会拔掉，也就没那么在意。过了不久，我发现苦瓜藤还

在，父亲还插了根树枝引着藤蔓爬上围墙，趴在扁豆旁边的荆棘丛上。又过了几天，苦瓜开花了，也同丝瓜差不多。圆圆的五个花瓣，金黄色，只是比丝瓜的花要小。不经意间，好几条长形的绿色苦瓜挂果了。有一次，我笑着对父亲说，爹，您不是不喜欢吃苦瓜吗，干嘛还留着？父亲听后不以为然地说，我不喜欢，你们大家喜欢呀。苦瓜清凉，能散热、解毒，是消暑佳品，好东西啊！我怕苦味不吃，你们可要多吃点。人这一生，不是光为自己而活着啊！

父亲时不时摘两条苦瓜送上楼让我妻子炒了吃。他知道苦瓜什么时候摘最合适：太小了摘下来分量不足，划不来；太大了快成熟了也就老了，咬不烂。他还说，为了减轻苦味，可以先将

切好的苦瓜用开水焯一下，再炒来吃。妻子按他说的做，果然不那么苦，咀嚼后反倒觉得有点甜味，嘴里清凉清凉的。父亲还说，古人称苦瓜是君子菜，只苦自己，不会把苦味传给其他同煮的食物。果不其然，妻子用辣椒炒苦瓜，苦瓜炒肉片，辣椒和肉片上没有一点苦味。吃着苦瓜，我猛然觉得，父亲不就是一个苦瓜吗？他吃了一辈子苦，给我们儿女谋的是甜蜜的生活。

有一年，一个苦瓜因藤蔓爬到了荆棘丛的顶端，摘不到，就熟透了。奇怪的是，成熟了的苦瓜通体是红色，连绽开后的体内也是红色，鲜红鲜红的，十分耀眼。看着这条鲜红的苦瓜，我脑海里又闪过一个想法：父亲真的同苦瓜一样啊，人老心红，为我们后人树立了榜样。

风雨过后，情牵牧野

陈鹏飞(河南)

下雨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今年夏天的一场暴雨，让郑州乃至大半个河南都遭遇了一场劫难，现在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自9月随作家团到卫辉采风回来已经有些时日了，迈步走过的那些地方还历历在目。

太行东麓，卫水之滨，历史上的牧野大战发生地，千年卫辉的沧桑与厚重，潞王府曾经“南通十省、北拱神京”的繁华早已落入尘埃。

虽是白露时节，采风当天的天气依然炎热。车到卫辉高速路口时，当地的朋友侯振云已早早在此迎候。会合后，跟随着引导车行驶在广袤的大地上，灾后的情形尽收眼底。

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到过这里，当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熟悉的乡野里的场景没有呈现眼前，洪水过后的荒芜却一览无余。

每到一地方，陪同采风的侯振云老师都会向作家们介绍当时水灾的情形，作家们一边走一边看。

车沿着卫河的岸边大道行驶，尽管洪水已经退去，但是两边的低洼之处内涝还是很严重，庄稼和植被都被淹死了。

在卫河大堤宋村决口合龙处，侯老师提议采风的作家一行在此合影留念，是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站在大堤上四周瞭望，如果不是水灾，以前卫河似玉带、群群白鹭飞的美景定能呈现。如今站在这里，只见河道浑浊，偶尔飞过白鹭和苍鹭，大堤边孤伶伶立着几棵柳树。

到卫辉采风，让我记忆更深刻的是卫辉人民表现出来的精气神。

“最美奋斗者”吴金印便是卫辉人。他一腔热血，一身正气，一心务实，甘愿到最贫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风雨几十年，他的穿戴从未改变——绿军帽、棉衬衣、黑布鞋，一副庄稼人打扮。他以40多年“心不离群众，身不离劳动”的实际行动为广大干部群众树立了一个榜样，激励着更多卫辉人不怕困难，拼搏奋斗。

在顿坊店乡，一位村民向作家们讲述着家里的情况，房子被淹后成了废墟。尽管家里一无所有，但“只要有党，我们什么都不怕。”

风雨过后，情牵牧野。采风行程结束了，写不尽的是像这片山水一样坚毅而温润的人们。

99号房间

周丁力(重庆)

9号门牌已经很古老在中国
每一个人
每一年
都要在这房间里进出一回

重阳——九月初九
重阳——九九连环
它途经九九道弯而来
翻越九九座山而来

进入9号房间
我怀了重重叠叠的爱
通过一脉永不消逝的电波
祝福远方的母亲安好

然后
静静写下这些简单的文字
祝亲友们安好
祝自己安好
——安好久久